

电影文学剧本



林则徐

著

电影文学剧本

林则徐

叶元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开端，林则徐曾与人民站在一起，果断、英勇地抗击了英帝国主义。

这个电影文学剧本，从林则徐接受钦命赴广州督办禁烟开始，至林则徐被迫退出斗争，三元里平英团独力展开更大规模的反英斗争结束。它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生动地塑造了抗战派林则徐、关天培等正义凛然、无畏不屈的光辉形象；表现了以邝东山、麦宽等为代表的中国人民顽强的反帝精神和坚定的胜利信念。

本书出版时，剧作者曾对剧本的若干细节和文句进行了修改，并将发表过的四篇讨论本剧主题、结构、人物等问题的文章，汇集整理成《关于〈林则徐〉的主题、结构和人物》一文，附于书后。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林 则 徐

叶 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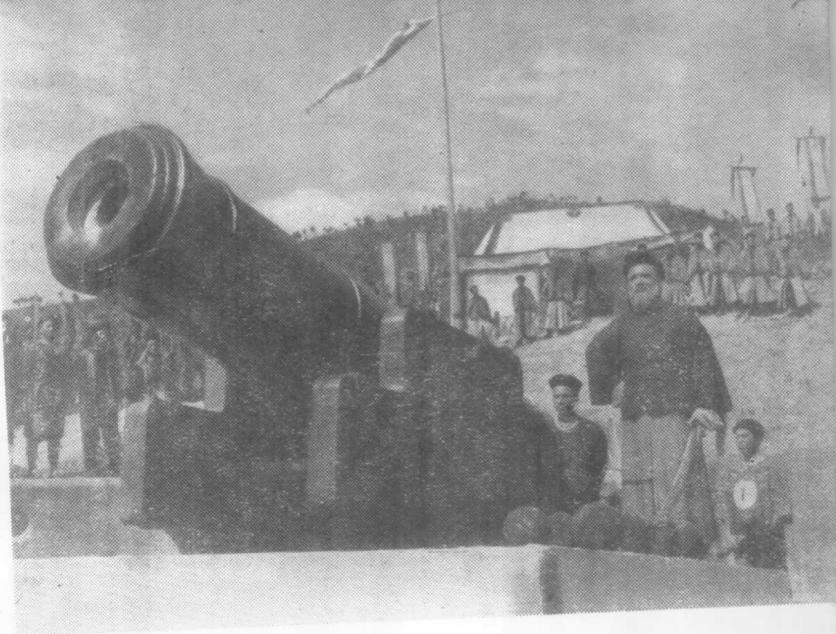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插页 2 字数 76,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号：10078·1780 定价：0.30元









前　　言

电影文学剧本《林则徐》，现在又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关于编写《林则徐》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在剧本后面所附的《关于〈林则徐〉的主题、结构和人物》一文中，都已谈到，这里想谈谈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林则徐》这个剧本，起先不叫《林则徐》，叫《鸦片战争》。《林则徐》这个剧名是进入摄制阶段才取的。回忆起来，我当初写这个剧本，主要的着重点，并不在于塑造林则徐这个人物，而在于通过电影艺术这一形式，在银幕上反映鸦片战争这一段历史。为什么要采取电影艺术的形式呢？因为与其他文艺形式相比，电影的接触面最广，影响最大。为什么首先反映鸦片战争这段历史呢？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能够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把一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搬到银幕上去，让全国广大人民能以最少的精力、最短的时间，通过生动的形象，具体地看到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这该有多好啊！这个想法给我带来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并使我很自然地把鸦片战争确定为第一个创作选题。

现在看来，上面这种想法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它所反映出来的对历史剧的认识却是不大对头的。因为它过分强

调了事件的反映，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过分强调了对历史的认识作用，而忽视了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所必须具有的艺术感染作用；过分强调了“历史”的一面，而忽视了“剧”的一面。这一认识上的偏向，曾为剧作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编写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毛病，诸如罗列现象、追求事件、跳不出历史的框框、不敢放手大胆地虚构想象、不善于集中主力来塑造人物形象等等，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追根溯源，都与这一认识有关。创作实践中的实际教训一再告诉我：这一认识上的偏向，是必须及时批判，随时警惕的。

但在批判上述偏向的同时，有一点我至今仍然是坚持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剧，必须事有据，人有本，做到忠实地反映历史。这就牵涉到对历史剧这一概念的理解的问题上去了。

这个问题，目前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剧必须要有历史根据，人物没有根据，事实没有根据，就不能算历史剧；有了历史根据，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有所虚构，有所夸张，使之更加强烈，更加具有感染力。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历史剧是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它可以无需凭借历史记载和历史根据，只要借助一定时期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去综合生活，塑造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的人物形象，以达到历史的真实就行了。

在这两种意见中，我是比较倾向于前者的。

我也说不出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来为前一种观点辩护，我只是直觉地感到：历史剧而没有历史人物，这是不可想象的；光有了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事件，也不能构成历史剧。因为，

“历史”本来就是由“人”和“事”构成的，离开了具体而实有的历史上的“人”和历史上的“事”，首先就没有了“历史”，哪里还有什么“历史剧”呢？——当然，“剧”还是“剧”，但已不是“历史剧”了。

认为只要是反映了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就能算是历史剧，这样来规定历史剧，当然也未始不可，但范围似乎划得太大了一点。如果根据这样的标准来分类，那末《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岂不也都成了历史剧了吗？谁能否认《西厢记》《红楼梦》里所反映的不是“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呢？甚至《大闹天宫》也可算是历史剧了，因为它尽管写的是神魔鬼怪，但实质上所反映的也还是“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这样推论下去，除了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剧以外，还有什么“非历史剧”呢？

看来，这一历史剧的概念是相对于现代剧而言的，它是以题材内容的时代性为标准，从横的方面来划分的。而前一种概念则是在反映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内，以有无史实根据为标准，从纵的方面来划分的；与这一历史剧的概念相并列的，是同样以反映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剧、神话剧（或统称传说剧）。显然，这两个历史剧概念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分类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很难谈哪一种分法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但分类的目的原在于便利我们掌握，因而应该尽可能把范围划得小些、具体些、明确些。从这个要求出发，那么以有无史实根据作标准的纵分法，显然要比另一个以题材内容的时代性为标准的横分法切合实用得多。

如果把历史剧的概念作这样的理解，那么，在历史剧创作

中，对史料的钻研和掌握当然就是十分重要的了。可以这样预期：一出真正好的历史剧，一部真正好的历史影片，它不仅能起积极的思想教育作用，而且也能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起对历史的认识作用。

其次想简单谈谈关于《林则徐》这个剧本的修改过程。

这个剧本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五、六月合刊上，题名为《鸦片战争》。这时，全剧的架子是摆定了，但内容上缺点还很多，要投入摄制，还需进行巨大的修改。修改稿（我把它称作“定稿”）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完成，从这时起，剧名正式改为《林则徐》。这一稿曾在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中国电影剧本选》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电影剧本选》分别发表过。它与影片的距离就不大了，影片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稿摄制的。这次趁出单行本的机会，我又就此稿作了一些修改。这次修改的重点是在语言文字上，但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动，主要的有：第一，把林则徐的儿子拱抠这个人物拿掉了。这个小孩子在剧本里不起什么作用，是一个多余的人，而他此时此地出现在林则徐身边，也不很合理。过去有些同志对这个人物有意见，影片中也没有把他拍进去，所以干脆拿掉。第二，林则徐到广州上任，定稿中是悄悄地到的，现在改为堂而皇之地到。《鸦片战争》一稿中原来就是堂而皇之地到的，史料也是这样记载的，后来为了适应他后面的微服私访，表现他谦恭俭朴、不崇尚铺张扬厉的平易作风和精明干练的性格，所以这样改了。事后看来，这样一改，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倒损伤了林则徐初到广州时的声势和气派，并予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这次，基本上按照《鸦片战争》一稿的原样，改了回去。第三，在旻宁接到虎门焚烟的喜讯后和穆彰阿

的交谈中，有这样两句对话：

晏宁哈哈大笑：“传旨给林则徐，要他趁着这个势子，把洋鬼子都赶出去，不准他在我国做买卖，免得麻烦！”

穆彰阿恭顺地：“是。”

这次修改把这两句对话删掉了。因为，根据史料，晏宁虽曾有过停止对外贸易的意思，但经林则徐对阻，当即打消了原意，并未加以执行；至于停止中英贸易，虽然令由我出，但责任却完全应该由英国侵略者去负，这道命令完全是由他们故意坚不具结，肆意扩大事态，多方武装寻衅逼出来的，这实际是他们为了发动武装侵略，而不借工本蓄意制造出来的借口。这里有一条是非界线，必须划清。再说，穆彰阿应了个“是”之后，下文并无交代，在情节上也是个破绽，所以决定把它删掉。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改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尽管这番又作了一次修改，但不如人意和把握不定之处仍然不少，由于牵动较大或修改无方，暂时就不去动它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附在剧本后面的那篇文章是由四篇已发表的有关文章汇集而成的，文前已经作了具体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一九六一年“七一”前夕

第一章

欧亚洲地图的浮雕。

一队帆船由印度缓缓驶向“大清帝国”，驶近广州。

旁白：远从十八世纪的后期开始，英国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就对中国开展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辽阔的海面。远远近近驶着六七艘飘着英国国旗的帆船，又有点点白色帆影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地向前移动着。

旁白：瞧，这许多商船，上面满载着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烟。

两片涨满着风的巨帆，向镜头缓缓驶来，英国国旗在风中飘闪……

旁白：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码头石级上。斜坡上有一段长长的石级直通到江边几艘

运货的趸船旁。

烈日下，一长串骨瘦如柴的苦力，赤膊，短裤衩，扛着沉重的大木箱，手里撑着棍棒，摇摇晃晃，一步步顺着台阶往上挣扎，嘴里有气无力地叫着：“嗨——嗬！——嗨——嗬！——”

木箱上印写着：

联合东印度公司

公班土

净重 133 $\frac{1}{3}$ 磅

苦力拾级而上，前面还有一段高可攀天的台阶……

旁白：到一八三八年，仅广州一地每年就进口四万箱鸦片，换走了三千多万两银子，使中国发生银源枯涸的危险。这是不能容忍的。不仅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清朝的道光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它的严重后果。

紫禁城。沉重的城门缓缓打开，露出太和殿的远景。隆冬雪后，铅似的雪云未散，气象萧杀，几十名佩带仪刀、弓矢的侍卫两旁侍立。沉重而迟缓的钟声隐约可闻。

长串背负烟箱的苦力的身影，叠印在缓缓开移着的城门上。身影带着呻吟似的“嗨——嗬——”声，象幽灵似地爬进宫门里去……

养心殿上。二三十个朝臣按着班次跪伏于地，清朝道光皇帝晏宁怒气冲冲地在宝座前大步地踱来踱去：

“好啊，这东西居然闹到咱们自个儿家里来了！太监抽大

烟，连王爷也抽大烟！简直胆大包天！”

他把一根象牙烟枪向地上摔去——

象牙烟枪在团龙纹的白石丹墀上，当琅琅折成两段。

满朝大员吓得前额触地，不敢仰视。

老迈衰弱的军机大臣^①穆彰阿伏地：“是，皇上……这实在不象话！”

旻宁大步踱着。烟容满面的大员们，垂着马蹄袖，惶惶然窥伺着旻宁来回踱着的脚步。

旻宁在穆彰阿前停下来：“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是，奴才们商议过，”穆彰阿偷觑着旻宁的神色，“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

“什么叫操之过急？”旻宁瞪起眼来，“一年拿三千万两银子白白送给洋人，你们不心疼吗？咱八旗绿营^②的兵，个个抽大烟，连枪都扛不动，你们瞧不见吗？简直是发昏，发昏！”回头问执事太监：“林则徐来了吗？”

“在外头伺候着呢！”太监跪下回答。

“叫他进来！”

“喳！”太监拉长声音喊，“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远处传话：“林则徐上殿！——”

穆彰阿惶惑地请示：“奴才……”

旻宁一摆手，把林则徐的奏折丢下来：“拿回去照办！”

“是！”穆彰阿跪下磕头，退出。

① 军机大臣：清代设军机处，综理军国大事，以亲王或重臣任军机大臣。

② 八旗绿营：清军设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八旗，即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绿营，即绿旗兵，都是汉人。

一个太监引林则徐登殿。林则徐气宇轩昂，大步迈前。他通过跪着的朝臣行列，人人侧目而视。林则徐在丹墀行覲见礼：“臣林则徐恭请圣安。”

旻宁端坐宝座：“林则徐，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林则徐略感惊异，微微抬了抬头，随又俯伏在地，奏道：“臣领旨谢恩。”

伏在地上的许多满蒙大员一怔，抬头，互换眼色，他们想不到象钦差这么重大的职位竟会落到汉员的头上！

军机处。穆彰阿气冲冲地走进书房，房中的科道大员一齐站起来，穆彰阿头也不抬，一个劲儿往里走。

琦善迎上来，低声探问：“圣上的意思……”

穆彰阿站住了，从袖子里掏出林则徐的奏折向桌子上一撂：“这就是圣上的意思！”戈什^①一掀帘子，他走进内室。

众人围上来看奏折。

“看，皇上圈的！”琦善指着一行字，晃着头念，“……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

“嗯……嗯……”旁边有人点头，“这两句话说的是厉害！”

琦善抬头瞅了他一眼：“汉员们还不就靠着这本事吃饭？哼！”他冷笑一声，一把将奏折攥在手里，向内室走去。

穆彰阿已经换了便服，瘫痪地倒在躺椅上喘气，脚架在矮凳上，小苏拉^②跪着替他脱朝靴，还有几个年轻的戈什在后面

① 戈什：清代武弁名。

② 苏拉：清代宫廷中的侍役。

端着小痰盂、冒气的热手巾、燕窝汤、水烟之类，依次上前伺候。

琦善走进来：“看样子皇上是要禁烟罗！”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穆彰阿喘了一口气。

琦善两眼望着穆彰阿焦急地说：“禁了烟，广州的钱来不了，咱们不喝西北风？”

穆彰阿咬着牙沉吟一下：“慢慢想法子吧，此刻咱们说也是白说！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大臣到广州去呢！”

琦善跳起来：“放汉员当钦差大臣？咱大清没这个规矩！”回头喊：“套车啊！……”

穆彰阿忙问：“干什么？”

“我找我爹跟皇上说去！”琦善戴上暖帽。

穆彰阿低声说：“皇上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琦善呆了呆，恶狠狠地说：“依你这么说，就算了吗？”

穆彰阿冷笑一下：“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我看还是写封信给豫坤，叫他从广州先下手的好！”

“豫坤？”琦善叨念了一声，翻眼想了半天，坐下来执笔。

信封上写着：“粤海关监督豫坤亲拆”。

驿站。万山苍茫中一条驿道。尘头起处，一匹白马飞奔而来，到驿站前，差官滚下马鞍。另一差官把他身上的黄布公文包袱解下，系在自己身上，翻身跳上一匹枣色马，沿着一条明媚的江边驿道，加鞭驰去……

粤海关衙门外。夜。快马从远处奔到衙门口，门上高挂“粤海关”灯笼，差官翻身下马，飞奔而入。